

## 打通中西的探索者

中西融合无疑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变革与发展的主要命题，不论用西方写实绘画改良中国画，还是用西方现代主义对位中国写意方法，抑或用中国意象观照探索油画的中国风，这三种方式都共同构成了 20 世纪以来在中国土地上展开的西方绘画在中土传播并与中国画发生关系的基本模式。由此来看，黄阿忠正是一位从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力求在一个开放的语境下打通中西的探索者。

近年来，黄阿忠专注于油画和中国画的贯通，并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中西贯通、中西融合，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们在材质、媒介、介入方式、视觉认定等等方面的不同，注定了探索的艰难性；而异中求同，在差异中寻得其中的契合和共通之处，又需要极高的艺术天分和不断自我突破的勇气。可以说，黄阿忠在此的探索是成功的，他从精神、气韵、意味、构成、节奏等角度找到了中西艺术的连通点，并将外来画种与本土文化进行融合，从而独辟蹊径，形成了他个人的艺术风貌。

在尚辉看来，“东韵西语”或许可以概括为黄阿忠的总体艺术创作特征。所谓西语，就是他对西方现代绘画的造型、空间、色调与结构等这些绘画性要素的深刻洞明，他的油画与水墨最引人入胜的往往不是具象描绘，而是对那些隐藏在物象背后的神秘结构与调性关系的揭示；所谓东韵，就是他并不是止于结构分析与调性变奏，而是以意象统领这些分析性的现代视觉图式，并以此营造意境，显现诗性、写意精神。意象结构正是穿越黄阿忠中西绘画并形成其东韵西语艺术个性的灵魂。

在这条“中西合璧”的艺术道路上，黄阿忠走得坚定且充满自信。无论中、西绘画，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和手段，或许也是绘画追求的多种品格。于绘画而言，简约和繁复、写意和写真、表现与再生、自然与形式等等，它们都是画家选择追寻的理念。简约是少，做的是减法，把自然景物减少减少再减少，减到不能再减。如同辞赋家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所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繁复是加法，不断地加，一笔一笔加，若密不透风，与疏可走马相对；写意是表现你对万物的感受，那是一种意味、一种境地。写真便是实，然却需要你的真诚、真心、真情；表现必入于造化之内，游离于自然之上，发之内心的激情，出乎重组的构架。再生源于自然，即赋予自然新的生命；自然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气象万千，而形式就



国画《清幽》。

是不断地调整构筑，变化自然。

在黄阿忠眼中，西方是太阳的艺术，故崇尚鲜亮，追求热烈。然并不是全部都为铿锵，或亦灰色杂处，情调清远；东方是月亮的艺术，故风鸣幽谷，碧水晴岚。然亦有仰观宇宙游目骋怀，唱大江东去。因此，于绘画创作而言，无论中西，心胸乃为第一。心胸正，乃邪气不入；心胸宽，则广纳百川；心胸开怀，故气朗明轩；心胸开襟，为打开所有通往境界之路。

迈入新的本命年，年过古稀的黄阿忠丝毫不觉得“老之将至”，依然豪情万丈，信心满满，一如既往地探索着油画与国画艺术的更多可能。“在我画画的几十年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话：画画不能结壳，意思是作茧，自己束缚自己，扳牢自己没有创造。此话极是，画界有不少大家却也自缚，而后渐渐式微。于是我不断抽丝，而后解丝，让自己始终透气；再则四处出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横冲直撞，不断去攻破堡垒，占领高地。继而又听到一种说法，即一个画家到一定阶段要集中精力，形成一种风格，变成一个标志。此话亦是，看绘画史中之树立门派、形成标志的大家无不如此，然似乎亦有弊端，风格已定，不断重复，是无力扩展，还是墨守自己之陈规？”面对未来，黄阿忠自信满满：“我将继续画画，画下一直在脑海里盘旋的想法；我亦会不断地写作，写下自己的感悟、感怀。对于未来，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种发展的可能。这个本命年，我对自己充满期待！”